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

## 第十四回 論維新翻點將錄 讀序文結轟天雷

話說鵜齋家內新來了兩個同年：一個姓匡，號敬敷，長洲人；一個姓戚，號雲仲，海鹽人。兩人是郎舅至戚，慕虞山靈秀的名，來遊玩的。雲仲與鵜齋是鄉榜同年，到常熟，就來拜鵜齋，與樂伯蓀也見了。這日鵜齋、伯蓀二人合請敬敷、雲仲，請的陪客，是燕樓、仲玉、幼標、羅?士。這羅?士是一個太史公的兒子，這部書的主人翁，與他沒甚干涉，所以從前未提及他。這日眾人齊集鵜齋家裡，彼此說了一會套話，雲仲開言道：「吾前日看明鄒之麟的《點將錄》，很有趣味，想將五年來著名的新黨人物，照他比擬起來以供談助。」仲玉道：「這《點將錄》不是洪亮吉已翻過了麼？」雲仲道：「不差，他是將袁簡齋擬宋江的，吾想得幾個，王闈運可擬白衣秀士王倫，翁同?可擬托塔天王晁蓋，壽副可擬小旋風柴進，那康有為兄弟不用說，就是及時雨、鐵扇子了。」燕樓道：「還有李蓮英可擬童貫，榮祿可擬蔡京，楊崇伊可擬黃文炳，這是助桀為虐的。」鵜齋道：「吾有一副牙籌，上面鏤的都是水滸上人物，本是藏著頑的，今日卻好取出行令，說個飛觴，飛到那人，那人吃了一杯酒，便向筒內抽一枝籌，看是什麼人，就說出個維新黨人來比擬他。說得好，大家賀一杯至三杯不等。說的不好，亦罰一杯至三杯不等。」眾人聽了，齊拍手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借此各人可以用用心思，將一百八個慢慢地找全了。」敬敷道：「這酒令從來所未有，完了令，可以載入筆記，亦一時盛事。」

鵜齋看已是時候了，便吩咐擺席，請雲仲坐了首位，敬敷坐了次位，其餘仲玉、?士、燕樓、幼標、伯蓀、鵜齋挨次坐了。鵜齋先送了酒，叫家人將一副象牙籌筒取來，放在席上道：「近來新學家都講自由，吾就將自由的由字，做飛觴，說一句近人的詩詞，飛到那人，那人就接令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很有意思，請主人出令。」鵜齋便說飛觴道：痛飲自由一杯酒。

由字數著幼標，兩人飲過一杯，幼標向筒內抽一枝，看是：混世魔王樊瑞。幼標想了一會，說了一個「孫文」。眾人說好，賀了一杯。幼標說飛觴道：說甚自由與平等。

由字數著仲玉，仲玉飲了酒，抽著：祝家莊教師樂廷玉。

便道：「這人很不好找，要一身本事，卻不入宋江黨。」敬敷道：「洪亮吉《點將錄》樂廷玉是他自己，你不如就說莊洪吧。」

仲玉正在凝思，聽了笑道：「不配！不配！吾有了，是餘杭章炳麟。這人是講革命的，不是康、梁一黨。」眾人痛贊了，恭賀兩杯。雲仲問仲玉道：「現在有些少年，都講革命，你以為如何？」仲玉道：「吾前日遇見一個侯官朋友，吾也將這事問他，他道革命何嘗不是堂堂正正的事，但民智不開、民力不足、民德不修，這三樣沒有，決不能革命；就便僥倖成事，革了這個，還有那個，事情更糟了。革命是先要立定基礎的。」

雲仲點頭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幼標道：「保皇還可革命，到底太不近情理了。」敬敷道：「請問吾兄所講保皇，保的是什麼？」

還要請教情理兩個字怎麼講法？」幼標正要回言，伯蓀忙道：「其實這些講保皇革命的，大家手無縛雞之力，不過說說罷了，吾們且不要講A還是喝酒行令有趣。」仲玉也恐他們爭論起來，忙道：「吾的飛觴還沒說呢！」便說道：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。

由字數著敬敷。敬敷喝了酒，抽了一枝：浪子燕青。便想了一個「江標」，眾人痛贊了。敬敷道：「吾說一個飛觴，叫二人一齊接令，好麼？」便指著?士、雲仲道：也是束縛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。

雲仲抽一枝，?士兩枝。二人道：「這怎麼講？吾們不能接令。」敬敷道：「你們也可以想兩個飛觴，都飛到吾身上，吾也不能接令。亂了令，是要罰三大觴的。」二人沒法，雲仲飲了一杯，?士飲了兩杯。雲仲先抽了一枝：白日鼠白勝。?士抽了兩枝：聖手書生蕭讓、鼓上蚤時遷。便笑道：「這個時遷哪裡去找？」雲仲笑道：「吾自己的想不著，卻給你想了一個絕妙的配對。」?士道：「是上一個，還是下一個？」雲仲道：「下一個，就是這人不大著名，吾卻曉得他，替那些上海的新黨做走狗的。」?士道：「莫不是野雞大王徐敬華？果然妙極。」

燕樓、鵜齋、仲玉都是與徐敬華認識的，將他神氣一想，齊放聲大笑，亂說起來。獨有甄幼標不曉得這人，燕樓便原原本本將徐敬華的故事告訴了。伯蓀笑道：「不知這祝家店內的雞，比長裕裡大興裡的雞怎麼樣？」仲玉道：「就是太挖苦些兒。」

雲仲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挖苦，一黨中良莠不齊，是不免的。」

便催眾人喝了兩杯賀酒。?士道：「吾有了上一個，是鄭孝胥。」

眾人也賀了。?士便說飛觴道：自由車含秋扇悲。

由字數著敬敷。敬敷道：「吾曉得你不饒我。」便飲了酒，抽了一枝：插翅虎雷橫。正想時，雲仲道：「吾的白日鼠有了，就是張謇。」眾人笑賀了。雲仲正要說飛觴，敬敷道：「且慢些，吾也有了，是飛鷹艦長。」仲玉道好。眾人道：「這不是影射仗義釋放的事麼？果然甚妙。」便賀了。敬敷指雲仲說飛觴道：四大自由宇宙合。

雲仲飲了酒，抽得：行者武鬆。便說了黃遵憲。眾人痛贊賀了。雲仲飛觴道：沒來由隴畔輟耕。

由字數著伯蓀。伯蓀飲過酒，抽了一枝：豹子頭林衝。沉思了一會兒，說了一個林旭。眾人贊道，這個同姓，也巧極，要賀雙杯了，便飲了酒。伯蓀飛觴道：我是布散自由的五瘟使。

燕樓半日還沒有輪到，吾派你說一個好的吧。燕樓飲酒接令，向牙筒內抽了一枝，看是：九尾龜陶宗旺。使道：「這個就是梁鼎芬吧。」眾人喝了酒。燕樓說道：自由平等性共存。

由字輪著雲仲。雲仲笑道：「今日你們都作弄吾，吾要喝醉了。」便又飲了一杯，抽得：花和尚魯智深。眾人笑道：「又有好令來了。」雲仲笑道：「這沒有什麼說的，是你們貴同鄉宗仰上人了。」眾人又笑喝了酒。雲仲指幼標道：「你還沒有接令，這次要挨著你了。」乃飛觴道：絮影禪心不自由。

幼標喝了酒，便抽了一枝：一丈青扈三娘。想了一回，說一個康同壁女士。眾人齊聲痛贊，各賀了雙杯。那時菜已上過大半，眾人熱鬧著，都有些醉意。又行了一回令，伯蓀說一個飛觴道：自由成具體。挨著鵜齋。鵜齋笑道：「吾好便宜，半日方輪著吾。吾說一個收令吧。」便閉著眼，在筒內亂檢了一回，抽得一枝，急看是：凌振。便笑道：「這人便宜了我，不要苦想。吾前日在圖書館買了一本小說，叫做《轟天雷》，是講北山的事，吾就說是北山吧。他前年上折子，不是像一個轟天霹靂麼？」

眾人笑賀。

雲仲向仲玉問起北山的情形，仲玉將佯狂一節說了。雲仲道：「其實他雖瘋，心裡明白。」仲玉點頭。

一時席散了，敬敷向鵜齋要《轟天雷》小說來看，開首一篇序文：

阿員讀書龍尾樓。時屆新秋，梧葉茂盛，鳴雁嘹唳，引膠展卷，神遊三界。俄聞戶外足音窸然。啟鍵急視，則郵政局送函件至。發緘伸紙讀之云：愛友鑒：此書得達左右之時，吾身已化為異物，與山魃野磷為伍久矣。山河水涯，茹霜噎露，萬有既虛，何相匪妄。惟餘情線一縷，乙乙若抽，嫋娜於大塊噫氣中，與愛我者魂夢相接。然舊歡如水，彩雲易散，欲托清塵，幽明睽隔。傷哉傷哉，吾末如何。附去日本文小說二卷，國文原稿已失，此書君善視之，須知吾魂焚焚在焉？得君朝夕把弄，吾喜可知矣。某頓首。